

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思想的基础命题和原则立场

□ 成 林

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一、历史规律是关于历史必然进步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并且我们能够方向性地把握这种必然性,从而使得对未来社会性质的预测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思想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承认和认知之上。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进步,是被历史规律决定了的进步。无论社会发展的“三形态说”或“五形态说”,还是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必然为共产主义所取代的论证,马克思都没有为任何意义上的“历史倒退论”和“不可知论”预留空间。

历史规律论是历史进步思想的基石。倘若没有历史规律,则历史进步没有保障,只能是“可能进步也可能不进步,甚至可能退步”这种历史不可知论和历史虚无主义,那么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就都是不确定的和随机的,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思想的本意。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无非只是对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共同体的运动方向的性质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永恒的对立统一运动使得人类的生存空间日益拓展,生活质量日益改善,文明水准日益提高。只要人类继续存在,这种有规律的进步运动永不终止。

马克思主义所谓历史规律乃是有条件的即内含因果关系的,就是说,如果存在 a,则 b 为真。a 是 b 的条件和原因,b 是 a 必然伴随的结果:如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确实具有如其所是的那些性质,则二者的矛盾运动必然达到某种结果。如果马克思已经证明了某些条件和原因为“真”,那么某种逻辑结果就必然发生,这里无须征用波普尔所反对的那种“未来的知识”,它无非只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而已。现在,波普尔要做的只能是,证明马克思提出的那些条件和原因为“假”,或者证明马克思所讨论历史规律的原因和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但他未能成功,因为他无法证伪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确实具有马克思所揭示的那些各自的性质和彼此的内在相关性。历史进步规律有一个逻辑的(而非事实的)边界,即生产力的消亡或地球的毁灭。在此假想的边界之内,马克思主义者毫不怀疑历史发展存在着上述规律,其历史贡献也正在于揭示这种规律。

二、历史决定论及其生产力论证

历史决定论是历史规律论必然的逻辑结果。既然历史规律客观存在,既然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进步是被历史规律决定了的进步,那么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思想就必定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历史必然如此演进)。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必须处理如下两个重大疑难问题。

第一个需要处理的,即“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选择性”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说“历史必然如此演进”,而不是说“被历史决定了的如此演进”。“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就是说,一切历史都是人的生存发展史,人内在于历史之中并承担历史主体的职责。既然历史就是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史,那么历史决定论就应该理解为“人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活动中,一方面,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自由选择性就一直“在场”,须臾不可或缺,不然“自己决定自己的历史”就缺乏现实性。但另一方面,“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们一方面通过实践活动不断突破那些物质的和精神的先在决定,从而赢得生存发展和历史进步;另一方面,对任何特定时空的特定人群而言,无论历史怎样进步,物质的和精神的先在决定总是仍然存在(尽管和先前相比这种存在的边界与样式不断变化),他们的实践活动总是仍可以说是被决定着。正是在这种既

自由又受限的人本身所从事的现实活动中才能谈论历史规律,而不是说在人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的充满内在紧张的现实活动之外或之上另有什么超然的历史规律。“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选择性”既形成于又体现在同一个历史过程中,二者本来就是历史的一体两面,从不分离。一言以蔽之,人类的自由选择性不是主观任意性,但一个决定论的世界兼容人类的自由选择,甚至奠基于人类的自由选择。

第二个需要处理的疑难问题,即“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讨论商品的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经常的背离时指出,表面看起来,价格必须符合价值量的规律几乎不起作用,市场上只有纯粹的盲目性。但规律毕竟在长时段和大尺度上呈现出来,即总的来看,价格永远围绕价值量而波动(所谓“平均数规律”)。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在讨论资本流通和交换中呈现的大量偶然性时,对上述思想表达得更清楚:“这个领域是一个竞争的领域,就每一个别情况来看,在这个领域中是偶然性占统治地位。因此,在这个领域中,通过这些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调节着这些偶然性的内部规律,只有在对这些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的基础上才能看到。因此,对单个的生产当事人本身来说,这种内部规律仍然是看不出来,不能理解的。”偶然性才是直观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历史的当事人(“单个的生产当事人”)看到的都是偶然性,因为必然性只是一种抽象概括,就像人们“看”不到生产力而只能看到它的组成要素那样,人们也“看”不到必然性而只能看到偶然性。但必然性并不因此就成为不真实的或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反而比具体可见的偶然性更加真实,这是一种本质的真实。必然性并不独立于偶然性之外或之上,它就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它“通过这些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必然性和偶然性也是历史的一体两面,从不分离。恩格斯认为,必然性并不彻底消灭或排斥偶然性,作为必然性补充的偶然性或不能被必然性周延解释的偶然性,从来和永远都是存在的;必然性总是占统治地位的,但必然性是一种抽象概括之后的理论形态,它借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即它的“表现形式”,向来只能是偶然性。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的唯经济决定论或唯生产力决定论,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和任何形式的宿命论毫不相干。宿命论的要旨是“无关人的努力,事情总会如此”,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最重大的考量正是人的合目的和合规律的各种活动。离开人的努力(“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没有历史规律,也就不存在历史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思想的证成不是依靠抽象的人类理性,而

是将抽象理性落实为对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科学分析,即马克思的生产力论证:建立在某种既定生产力水平之上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被要求不断地改变,从而反过来推动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这一基于社会现实发展的矛盾运动担保了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其中革命性的因素就是马克思将人的生命活动抽象和提升后的“生产力”。

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生产力的解读不应陷入一种自我纯化的洁癖之中。生产力当然是理性的,作为其核心要素的科学技术正是理性的产物。一定意义上的生产力当然也是激情的,每一时代那些有血有肉的具体的劳动者,包括那些认为只要运用“理性和激情”分析框架就意谓归顺资产阶级启蒙理论的批评家,都不可能不把他对生活的梦想、期盼与勇气渗入到他的劳动之中。因此,生产力不是别的,它就是无数活生生的个人之生存意志的现实承担者。在一定意义上,生产力就是人的生命力、人的热烈渴望、永恒的创造冲动以及所有这些东西的外显。生产力从不意谓非人的物性,它直接和本来体现的就是人性,它本来就可以被看作是人的理性和激情的现实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进步的生产力担保就意味着:作为人的生产财富或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力之所以有一种不断增强和提高的内在冲动,根本原因就在于每一时代的人都倾向于追求并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即历史的人民主体性,主要就体现在这种“生产力必然不断进步”的逻辑推论中:何谓人民?人民就是那些不同时代、为着追求更加美好生活而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者,正是人民的欲望与需要、理性和激情的现实而具体的统一推动了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从而担保了历史进步的必然性。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思想不是历史目的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由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具有一往无前的自我发展的品格,这种规律内在地承诺了历史进步,即人类历史有一条大致的由原始社会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的进步轨迹。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有一个终极目的,那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终极目的看起来不仅一直在牵引、宰制着人类历史的进程,而且无论如何总是会实现的,因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常被诬指为历史目的论,即一种主张历史是某种先定目的的实现过程的理论,亦即根据目的来解释世界的理论。如果目的论或历史目的论只能这样来理解,那么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思想肯定不是历史目的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历史进步不是任何意义上“先定的”,而是通过人类社会历史变

迁中的历史主体丰富多彩的实践逐步呈现出来的客观事实。人类历史经由若干发展阶段最终达至共产主义也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为了生存发展而自由、自觉、自主创造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这个视角拟人化地谈论“历史目的”的,这种认为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的思想,与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先定的、外在于人的历史目的论毫不相干,不能不加分辨地把一切谈论历史目的的思想体系都称之为历史目的论。

西方自由主义代表作家及其中外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思想的目的论指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外在于历史自身的目的论法则。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思想的第一个指责,是认为它承诺了一个外在于历史的超然目的(即历史进步),由它牵引或宰制着历史的进程,就像基督教将历史的一切演进都归结为人对上帝的忏悔和回归这个神学目的一样。由于这种目的(历史进步)既是预成的即先定的,又是外在强加的而不是每个现实的人自身内在确立的,因而是反人性和强烈异化的。但这个指责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先验哲学和非人化的双重误解之上的,没有进入“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之中。本文前两部分已充分论证,历史必然进步乃既非预成亦非外在强加,而是内在于人的社会实践特性的必然性。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是事物的内因即“事物由之生成的东西”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历史目的无非只是人自身的目的,这个目的从不先于、也不外在于历史或人的生活,它反而正是人的主体性的自我呈现,和历史主体所当有的那种意向特性。如前所述,将历史理解为人类活动之外并宰制人类命运的超然存在必定是非法的。第二,同质化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思想的第二个指责,是它内在的对同质化而非多样化社会的追求。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指责马克思主义依然只是强调了一个单一的目的,即它要求现今所有不同性质的社会都必然进入共产主义,而这正是强调多元化的人不能容忍的同质化。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及实现这种现实性的路径可以争论,但共产主义的本质诉求,诸如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解放等等,则是不可争论的,因为不可能证明这些诉求不是普遍的或是不高于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制度所能许诺的,因而不是绝对可欲的。第三,历史无人性。在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看来,作为历史目的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思想还有一个“很坏”的品质,即它对于个体甚至群体苦难的必然漠视,它在强调历史进步的时候必然要求把很多活生生的人仅仅

看作手段和工具。在部分自由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思想格外看重的是进步本身即某种整体性的目标,而不是任何个人或任一群体的悲欢,因而具有一种“历史无人性”的自然倾向。马克思所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以及恩格斯的相关表达仅是某种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而不是任何意义上“历史无人性”的价值主张。马克思明确认为英国殖民统治体现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它没有给印度社会造成任何真正的进步。在这里,马克思批判民族压迫和资本罪恶的价值主张是鲜明的,根本不存在上述西方部分自由主义者所指责的所谓的进步主义思维和目的论辩护之类的东西。更何况,说到价值主张,没有人应该忘记马克思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一贯关切,马克思从来没有背离这种关切的“无人性”的价值主张。

但是,问题在于,就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历史是无情的”,历史过程中的很多客观陈述不可能不是悲剧性的,无论这些历史过程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的指导。任何“主义”都不是唯一的和第一的,它来自实践并受控于实践。酿造历史悲剧的主角从来不是“主义或思想”,而是具体实践中的具体的人。当然也可以说,任何具体实践中的具体的人总会先在地已经拥有某种思想并用以指导其实践,就像波普尔坚持认为的那样。但可以确信的是,历史实践并不总是清醒自觉的过程,撇开资源有限和人性本恶这类老调不谈,没有一种思想可以强大到能够设计出一整套防范实践中一切可能悲剧的有效措施,并使得实践丝毫不爽地遵从这个思想设计。这意味着,即使完美的思想也可能导致糟糕的实践。站在“人必然也是手段”这一视角观察,即使不去考虑主观恶意酿造的历史悲剧,历史悲剧依然不可避免,这是我们必将看到的结果。尽管这个结论很可能正是不可接受的“历史无人性”,但它只是马克思主义之前一直就有的客观陈述,并在自由主义思潮昌盛之后还会一直都有。但我们可以推动历史的进步,可以尽力防范这类悲剧,就像马克思主义大力推动了历史进步并在防范人为的历史悲剧方面居功甚伟那样,部分西方自由主义对天赋人权和人人自由平等的主张也已经助力了历史进步。在人类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总有一些人或一些群体曾经或将要挣扎在历史的苦难之中,这是人类的悲剧,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反思、警惕和奋起防范的,但不是某个“思想或主义”注定造成的。当我们主张历史进步思想的时候,我们既在主张对历史悲剧的反思,又在主张历史终将进步这一规律和信念。

■ 《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约18000字